



只要你穿着一件青衫,水袖浮动间,你已回到明清。所有对前生的幻想,在晋中的四城六院都会实现。按下快门时,古老与鲜活在此同频,新与旧在此融合。怕然间,无数个你正透过时间的裂缝,向着此岸走来。

晨雾未散,平遥古城像刚刚睡醒的巨兽,缓慢吞吐。晨曦照下来,裂帛一样的清冷,映衬着青砖白缝里藏着的千年风霜。飞檐的风铃,随时等待一缕风的撞击。

你着青衫、踩绣鞋,来到城门下。你的水袖拂过城门前的石狮,风吹着凹痕里积着的前朝之雨,微凉处,似晋商驼队碾过西口的风沙。站在城门下,只要你侧耳,一定能听到,马蹄与青石板的私语。回首间,驼队的影子已在城墙上缓缓前行。

踏上城墙,你就会落入72座敌楼和3000个垛口织就的网络。极目远眺,七十二巷如龟甲裂纹般延伸,在四大街八小巷的经络里,流淌着白银的冷光,展现着城市的活力,蒸腾着市井的热闹。你一定会感叹,一座古城,总是承载太多,沧桑、繁华和烦躁。

晨曦穿过日升昌票号的万字纹窗花,在明清一条街的青砖上,投下流动的光影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,与你腰间佩戴的玉佩相互应和。你带着阳光,步步生莲。你变换姿势,寻找着背景与参照,摄影师举着相机,在完成你与古街的叙事。烟火气息汹涌而来,你不

庄园如蛰伏巨兽,护城河拱桥卧波,仰视敦良吉门楼,青砖堡墙延展如龙脊。

门洞幽深,两侧堡墙嵌宋代苏东坡手书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石碑,墨迹穿透石骨,恍惚听见东坡先生举杯吟诵声。

双斗旗杆刺破天际——这对清代功名象征,默诉常氏46位四品以上官员的家族荣光。

门楼石板路存有深浅辙痕,是昔日商队车马经年碾压的无声史诗;自武夷云雾至恰克图风雪,5100公里茶路在驼铃中震颤,连马克思的鹅毛笔也为之停顿。

650米青石街巷划分南北世界,北侧宅院群如严谨棋局:贵和堂影壁惊现方篆贴金340字,阳刻福寿纹护栏如流动画卷;艺芸轩书院藏宋代法帖,鼎盛时,私塾17所,进士举人在这儿磨墨拨算盘,廊下驻足,似见常氏子弟临帖习儒的背影;绣楼木雕最是精巧,冰裂纹窗

昔阳县赵壁乡楼坪村,位于县城东南约35公里处,是赵壁乡的大村之一。村庄由一条自然河道分割为两部分,在河东边居住的人家称东湾;河南边居住的人家称南头。

明朝时这里曾叫怀仁庄,是当时怀仁乡的官房驻地,由于生存环境良好,李、师、乔姓家族先后迁入。清乾隆年间,因村里李氏家族兄弟在外乡经营生意发达后,返乡购置土地,大兴土木建宅,李家兄弟“天聚生”的阁楼声名远扬,将村名更改为楼子坪。

1946年6月昔阳县解放后,经县政府确定村名改为:楼坪村,2016年12月入选第四

天聚楼坪

李凯文

批中国传统村落。

穿梭在楼坪村的街巷,一段段光阴故事在流淌。“天聚生”建筑群始建于清朝乾隆中期,经几代人多次施工扩建,清朝末年完成。现存完整的主院、偏院和后院共九个院子,有石窑洞33眼,房屋87间。四个主院正房的一层,都为高台基石砌大窑洞,主窗出檐带廊,檐下雀替、门眉、垂花木雕,二层通长为砖木结构阁楼,木柱出檐、木质窗棂、青砖花墙,硬山顶屋脊有砖雕装饰。正房两侧的厢房,为对称式砖木结构瓦房。院门一层都为拱形石券,二层为砖木结构单间阁楼。迎门山墙照壁的中心,深嵌着书写独特的“福”字。

整个建筑群依地形地势组合,院内设有水井、石碾、石磨等日常生活用具,体现着主人当年家大业大的富裕,因地制宜的建宅理念,颇具地域特征。

大院的总门在早年前已经被拆除,遗留的主院、偏院、后院、阁楼、门道、照壁、柱础、神龛及屋脊等建筑物上,巧妙点缀的砖木石雕,在正午的阳光下散发着古朴的气息,试图向到访者叙述繁华落尽后的沉寂。走进

就是明清时期走在街巷里的女子吗?

“咚”一声,你听到了县衙的惊堂拍击声,是要震落五百年的尘埃吗?你看到牢狱砖墙上沁着的人间疾苦,你也看到土地祠梁枋的青龙纹饰上透出的几分慈悲。在森严面前,只要守住良知,每一条路都会披散晨光。你抓住县衙递过来的光,和它一起定格成警示。

你可以举着相机,一路拍下去:雷履泰故居门楣上“拔乎其萃”的豪言,推广漆器里的木香与阳光相撞的瞬间,光绪年间某位举子临水照影的落寞。牛肉里藏着的明清盛世的余温,面食里立着的三晋大地的风骨,在碗托的醋香蒜香辣香里,那酣畅淋漓的吃相和一声满足的啧啧……

这座城告诉你何为永恒:真正的活着,不是拒绝改变,而是让时光在砖缝里自然包浆。我把在某本书里读到的这句话送给你,你慢慢品,相信,读懂这座古城时,你再也不怕衰老。

昭徐古城更像座古城,原汁原味,斑驳沧桑,它有着富者寂寞的姿态。那些繁华的凋零的商业美感,和古建、商铺、青石板一样,成为了这座古城的底色。它的安静和寂寞,更会打动你。

阳光在街巷里摇晃,你站在十字路口,看四条大街二十八条小巷组成的迷阵,领略其曲径通幽的意境。四座二层鼓楼,列于四角,

巍峨高大,遥相呼应,如四只展翅欲飞的雄鹰。你在四条街的起点和交汇处,遥想四个城门,它们该像守卫的士兵,气宇昂扬,威严森然吧。

路两边的各种店铺,木结构、小青瓦、挑角门楼、砖雕马头墙,古色古香,明清风格。一家挨着一家,像两条钱串子,夹道排开。走在这条古街上,你就像旧画里的女子,一颦一笑里,都透着古时风韵。茶庄、烟店、当铺、票号,以及那些精美雕饰、沧桑古墙,都可入镜,任摄影师驰骋想象,镜头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

傍晚的光线金黄而辽阔,一座被时光揉碎的华尔街,与你黄昏邂逅。在太谷鼓楼街里,你可以漫步,也可以倾听。卖孟封饼的老妇用微信催促孙子回家,油糕包上的线绳仍系着同治年间的吉祥结。夕阳将果铺店的玻璃染成琥珀色,你的青衣与古朴的建筑,在光与影中达成共识。

在华灯和大红灯笼的交织下,走在榆次老城,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座从隋唐县志里走出的古城,总会在烟火里让你感受它的鲜活。去吃一顿家乡菜吧,让举杯的人影化作流动的光雾,把那碗冒着热气的剔尖面,烘托成照片的主角,那将是最接地气最生动的一帧。

古城的拍摄已经落幕,而你的兴致还不肯离去,那就去大院,穿上晚清裙袄,执把丝

常家庄园行记

李波

棣暗喻“十年寒窗”,一扇花窗即是一部励志传奇。

偶遇老宅转角砖雕:火麒麟踏云怒目,葡萄藤缠绕“吉”字,匠人以石为纸,刻下对富贵绵长的祈愿。

“常家二条街,半部晋商史”——砖雕裂隙里的茶香、牌楼暗处的算珠声,终凝成一句感慨:财富会消散,唯有文化修成的脊梁,撑

得起山河岁月。

穿宅入院,忽见8万平方米园林檐梁铺展——小石潭叠泉淙淙,柳宗元笔下“潭中鱼可百许头”在此复生;

曲溪廊桥引向昭余湖,残荷听雨处原上是上古昭余祁泽遗珠,这里少人至,可独享荷风亭影。

观稼园登顶五层,万亩田畴尽收眼底。

绸香扇。每一个大院,都会让你过瘾大家闺秀秀之瘾。

就从乔家大院开始吧。这座以“双喜”字形布局的乔家宅邸,要无人机航拍,才能把它六进院落的气派、富奢和豪阔,以完整的形式呈现。镜头里层叠的瓦浪,藏着乔贵发的白手起家、乔致庸的商业机智,以及一代代人奋斗的接力。

接下来,你可以去看砖雕、木雕、石雕,它们不仅是古人技艺精湛的表现,也是乔家财富的外露。南院、北院,你一个一个个逛。行到此处,让你不禁想到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你让身体坐在太师椅上,轻起茶盏,在茶香袅袅里,慢慢吸饮;在高墙上,你就是用水袖唱戏的三姨娘,在等待爱情的滋润。

三千灯笼衬托着古朴的宅邸。“四院点灯——”管家意味深长的宣告,一人欣喜,三人落寞。大院秩序、深宅记忆,被张艺谋用一部电影唤醒。这个古院,给了你更多的体会:男权的至高无上、女子的懦弱无奈和一夫多妻的不合理性。

夜里,在这座大院闪耀的,除了大红灯笼,就是戏台。在灯光斑斓中,戏台活了。你坐下来看戏时,你的前生也活了。你是大家闺秀,乔家的、渠家的,抑或是从外地嫁入的大户人家女子。

王家大院,是六大院里唯一依山而筑的城堡式民居。以五巷六堡一条街的格局,筑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。二十五代人的心血构筑而成,“王”字布局,比起乔家的“喜”字布局和常家棋盘式结构,更直接和霸气。要拍王家,你就要拍出建筑群如竹筒般展开的气势。

在王家,你更应该拍高墙、院落和三雕。你就是王家大小姐,梳理罢,坐在高墙上,看云卷云舒、山川大地,听颗粒感极强的鸟鸣,在鸟儿自由的飞翔里,你似听到一声幽怨的叹息。你也可以,踩在红门堡中轴线上,迎着阳光,感受“步步高升”的快意。你也可以,站在掺入糯米浆与铁砂的墙体下,近距离感受它的防御作用。

乔家、王家、渠家、常家、曹家和孔祥熙宅院,各有各的美,各有各的特点和气质。冰冷砖石上,藏着的是一个个族群在农耕与商业、传统与现代里的奋斗与挣扎,他们手中举着的信义经商这面旗,一直飘扬于晋中大地。

拍吧!拍吧!在四城六院拍照,你会显年轻。怡然自得中,你会悟出:旅拍的意义,不是时空穿越,而是让历史借你的眼眸重焕生机。

导游笑言:昔日家主每晨登阁,见无炊烟院落,便训导子弟“惜晨光”,儒商治家如治国。

杏园老槐最传奇:树干盘拐如虬龙,当地人称“一拐一甲子”,抚其瘤节如触二百年时光年轮。

常氏宗祠三门四进,曾国荃题“艺舟仪济”匾高悬。细读《常氏家训》碑刻:“学而优则贾”六字如雷贯耳——常氏子弟儒学不通者不得经商,方悟其打破“富不过三代”魔咒的根源。光绪年间赈灾匾额旁,玻璃匣内陈列茶路驼铃,锈迹斑斑的铜舌似仍在吟唱武夷山至恰克图的万里商谣。

离园时暮色浸染,狮园石兽镀金辉。忽忆此地曾是《白银帝国》《乔家大院》取景地,梁柱间似有商战风云翻涌。

回望堡门,护城河映月影如银币——恰似常氏散尽家财赈灾的夜晚,儒商大义终成三晋星河中最亮的徽章。

竹有清节 人有风骨

程云亮

每当我路过祁县人民政府外墙时,准会被西南墙角处的一片竹子吸引,它笔直的身躯,绿油油的枝叶,四季常青,每每驻足,总会心生感慨:人生一世,当如青竹。世间草木万千,唯有竹子,最能读懂岁月,最能映照人心。

竹子生来平凡,它不属于名贵花木,不恋温室繁华,不择土地肥瘦。山巅可生,谷底可长,荒坡

野岭,房前屋后,随处可见竹的身影。它没有艳丽繁花招摇世人,没有香甜果实取悦人间,一生青绿,一身素净,静默伫立,不争不抢,不卑不亢。世人常常误以为竹是大树,实则竹子从来都只是草本,风来不狂乱,雨来不弯折,霜雪压身,依旧笔直向上。

这便是人生最该修行的模样。越是出身平凡,越要挺直脊梁;越是境遇普通,越要守住骨气。很多人只看见竹子拔地而起、飞速生长,却不知竹子前数年,从来都不在地面张扬。

竹子最初数年,地面之上不见长高分毫,所有力量,全部沉于地下,默默扎根。深扎根系,蔓延四方,耐住寂寞,熬过冷清,无人问津,无人夸赞,日复一日沉淀,年复一年蓄力。旁人只见它停滞不前,殊不知它早已在看不见的地方,扎根千尺,积蓄万般力量。

等到根基稳固,根系深厚,便会一夜春雨,肆意生长。数日之间,直冲云霄,远超寻常草木。这便是人生最真实的道理: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,都是在悄悄生根;所有无人看见的煎熬,都是在默默蓄力。

世人皆知竹难开花,更知竹子一生开花一次。竹子不开花,则常年青绿,岁岁常青;一旦开花,便是倾尽一生积淀,耗尽心神气力,花开之后,竹便枯萎凋零。竹之开花,不是寻常盛放,是一生沉淀后的极致绽放,是穷尽所有的真诚奔赴,是默默半生最后的深情迸发。它沉默半生,寂寞半生,恬淡半生,等到时机成熟,便倾尽所有,惊艳岁月,无愧此生。

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皆偏爱咏竹颂竹,诸位名家落笔各有侧重,抒怀各不相同,精神内核却一脉相通。郑板桥咏竹,偏爱它扎根破岩、百折不挠的顽强,

我五姑梁淑英是一名老兵,今年95岁。她从平遥老家出发,走过70载风雨,把最好的青春,献给了千里之外的大凉山。晚年定居四川西昌的她,性子沉稳温和,半生坎坷,她总说一句话:听党指挥,服从安排。

1931年,五姑生于平遥梁坡底村,幼年读过几日村办小学,日寇入侵,家乡再无宁日。7岁那年,日寇频繁扫荡,她跟着奶奶,我妈躲进南山避险,常独自前后瞭望敌情。一次遭遇敌人,她大声呼喊提醒,被粗暴推搡。小小时纪毫无惧色,哽咽反问:“你打人,还不让人哭吗?”逃难是家常便饭,为掩护长辈,她反向奔跑引开追兵,从土坎跌落,脚部受伤;一次仓促逃亡摔倒,右手食指落下终身残疾。

我们家很早便燃起革命火种,1938年6月,父亲加入牺盟会,家人受到影响,都成为抗日积极分子,少年五姑也加入村里的抗日组织,努力工作。那个年代,苦难接踵而至,一家人坚信,唯有跟着共产党,才能迎来安稳生活。

1946年秋,平遥游击大队驻扎我村,时任副排长的杨安国,与投身革命的五姑相知相恋,结为伴侣。婚后她随军照料伤员,日夜为伤病员换药、洗漱、照料饮食,从不叫苦。1948年8月,部队改编为华北兵团15纵128团,她入15纵随军妇校学习。太原战役前夕,妇校移驻太谷石象村,她课余积极帮助被服厂,日夜赶制军装、被褥、子弹袋,支援战斗部队。1949年3月,部队编入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,4月太原解放。6月部队南下解放西安,妇校10月在临汾整训后进驻宝鸡。西北战事平息,主力部队由陕入川直取成都。妇校翻越秦岭向军部靠拢,川北山路陡峭湿滑,土匪残敌四处流窜,一路危机重重。

1950年1月,妇校抵达灌县(今都江堰),五姑正式穿上军装,主力在周边剿匪,他们辗转成都、雅安待命。10月,五姑父调任宁南警卫营,五姑随调宁南。19岁的她和指战员日夜战斗、生活在一起,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,那是她参加革命后最为紧张、惊险的战斗生涯。

1950年奔赴凉山,1985年离休,五姑35年青春全部留在西南深山。之后,矿区5年、厂区7年工作,漫长岁月,清贫劳苦,从未改变她的初心。旁人问及半生风霜,她淡淡一笑:听党指挥,服从安排嘛。工作期间她多次立功,主动让出所有表彰,极少对外诉说功绩。如今她珍藏三枚纪念章: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,光荣在党50年,庆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纪念章,镌刻着她数十年奋斗历程。

她,是历经战火、剿匪、地方建设的老兵、老党员,危难面前冲锋,平凡岗位坚守,一名普通女兵书写厚重人生。

2007年,五姑父离世。巨大悲痛没有打倒五姑,她依旧宽厚温和,坦然面对生活。我退休后,每年都会前往西昌为她祝寿,话家乡、聊以往。九十五载岁月流转,她如今思维清晰、身体硬朗,待人慈祥,深受一众晚辈敬重。

父亲同胞姐弟7人,如今,五姑是我们家唯一健在的长辈,更不用说是革命前辈身份。我们对五姑除了朴素的亲情之外,更有着赓续红色传承的历史使命。不久之后,我将再次奔赴西昌,赴一场与老兵五姑的寿辰之约。

九十五载风雨人生路,半生戎马,一世忠诚。愿我可亲可敬的五姑福寿绵长,安享晚年。

《竹石》有言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字字铿锵,道尽风雨之中不改初心的铮铮傲骨;苏轼爱竹,崇尚它清雅脱俗、不染尘嚣的气质,《于潜僧绿筠轩》写道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道出修身立德、远离庸俗的人生追求;徐庭筠赋竹,敬佩它初心不改、虚怀若谷的品性,千古名句流传: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便凌云去也无心。”

一众诗人笔下竹姿各异,心境有别,却皆是借竹喻人、托物言志。做人当如竹,生于俗世,不染尘埃;身处风雨,不改正直。可以平凡,不可没有骨气;可以普通,不可没有底线;可以沉默,不可没有追求。低头是扎根,抬头是生长;虚心是修养,挺直是脊梁。

人生在世,不必事张扬,不必处处攀比。像竹子一样,默默扎根,静静沉淀,守一身清节,怀一颗初心。耐得住寂寞,才撑得起繁华;沉得住心气,才站得住人生。

当下所有的默默付出,都是未来惊艳时光的铺垫;眼下所有的隐忍深耕,方是往后迎风挺拔的根基。

人有骨,竹有节;半生扎根,一朝生长;一生正直,一世清欢。愿我们此生,挺拔如竹,清白如竹,坚韧如竹,不负岁月,不负初心,默默耕耘,静待花开。

文学副刊
第1064期
刊头题字
冯骥才

潮頭